

惊厥剂和茶碱的配方。当血药浓度已达稳态时并处在给药的恰好时间，测定血药浓度是很重要的。在实践中，药师在调配前审查处方或对医学同事提出建议时，应细心计算剂量，与其计算成人剂量的比例数时，倒不如查阅教科书和手册；在这些书籍中刊载了儿童剂量表，并经临床经验所证实。

〔The Pharmaceutical Journal 《药学杂志》，229(6169):419, 1982 (英文)〕

苏开仲节译 蔡琼英校 张紫洞审

肾衰竭患者应用地高辛的剂量

地高辛在正常人体内有75%经肾脏消除，其余25%代谢后排入胆汁。若肾功能减退，则其代谢速率不能升高到代偿水平。可见，地高辛的消除直接受肾功能的影响，所以肾衰竭病人，地高辛的消除半衰期是增长的。同时，由于尚不明了的原因，分布容积则减小。这两种结果导致地高辛的血药浓度升高，所以有可能发生毒性。为此，有许多给药方案已经制订，都是着眼于肾衰竭的半衰期延长。因为没有考虑到分布容积的减少，所以这些方案在进一步肾功能不全时同样会使地高辛的血药浓度升高。为了摸索出肾衰竭病人地高辛的最适剂量方案，现已进行了研究，主要考虑到以肌酐清除率表示的肾消除率降低、体重和分布容积两者的情况。

这项研究涉及到复杂的药物动力学数据处理，感兴趣的人可以参考原始论文。从实用观点来看，重要的是作者最后提出的结论。

他们的结论是“理论上，如本研究中所述，按照肌酐清除率、体重和分布容积给予地高辛，可以认为是一种安全的方法，但实践经验却令人失望”。对不良结果他们提出两种原因，一是在临床日常工作中，对内生的肌酐清除率的测定是不切实际的，而且由血浆肌酐浓度推测肾功能具有严重的局限性；二是导致慢性肾衰竭的很多疾病都是继续进行的。他们强调：常被忽视的这种肾功能间发衰退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在这种病例中，地高辛的自动蓄积可导致毒副作用的危险性增大。

他们建议“因为地高辛对肾功能不全者存在以上危险性，故应该考虑选择洋地黄毒甙。如一周5次，每次0.1毫克。洋地黄毒甙的消除不受肾功能的影响。在临床研究中，洋地黄毒甙的作用与高地辛一样好，甚至超过高地辛。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Pharmacy 《澳大利亚药学杂志》，63(742):31, 1982, (英文)〕。

步威译 张紫洞校

东莨菪碱皮肤穿透剂用于预防晕动病

很多年来，东莨菪碱一直被用于预防晕动病。通常是口服，但也可注射给药。随其应用有关的副作用则有：中枢神经系统障碍、口干、腱状肌麻痹和嗜睡等。现已发明一种新的药物

释放系统——含东莨菪碱的皮肤渗透治疗剂〔皮肤渗透剂V号(Transderm V)〕。其预防晕动病的效果已经得到评价。将这种药剂贴于耳后，就可以控制东莨菪碱进入血液循环的药量。

这种剂型就是“一种圆形薄膜样膏药，直径1.5毫米，厚毫0.2米。它由三部分组成：一层衬垫；一个通过多微孔性速率控制膜使药物与皮肤隔开的贮药层；以及一层便于薄膜贴附于皮肤的胶粘剂。将此剂型贴于皮肤时，多微孔膜就能控制东莨菪碱进入循环系统的速率。该剂型在三天之内可以按计划释放0.5毫克东莨菪碱。

在研究过程中，将东莨菪碱皮肤渗透剂的疗效与口服晕海宁（茶苯海明）和安慰剂进行了比较。皮肤渗透剂可以在晕动发生前4—16小时使用；而晕海宁和安慰剂两者可在晕动发生前1.5小时和晕动开始后2.5小时服用。

结果表明，皮肤渗透剂预防晕动病的效果更优于晕海宁，并且两者对晕动病的预防均优于安慰剂。口干是这种剂型的唯一副作用，且受试者认为可以耐受。

作者指出，这项剂型试验只是继续研制控制释放药物系统的一部分，将来更要延长治疗作用的时间并尽量减少副作用。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Pharmacy 《澳大利亚药学杂志》，63(742):32, 1982
(英文)〕

步 威译 张紫洞校

干姜与晕动病的预防

有人把干姜（姜科植物）根茎的粉末和抗组胺的晕海宁（茶苯海明）及安慰剂对于晕动病症状的作用进行了比较。在已知对晕动病有很高敏感性的三十六名受试者身上进行了试验。让受试者或服晕海宁100毫克，或服作为试验药用的姜全根粉末940毫克（装于明胶胶囊内），或服作为安慰剂的繁缕草（chickweed）囊胶。然后将受试者置于一倾斜旋转的椅子内引起晕动病。

实验结果表明，姜根粉末预防晕动病胃肠道症状的效果比晕海宁更好，同时也表明二者的治疗效果均优于安慰剂。

在讨论其结果时作者认为，姜科药用植物与晕海宁可能在不同程度上或以不同的机理而起作用的。在晕动病中，抗组胺类药物通过调节来自网状结构的传入从而阻断二级前庭突触上激发性电位的传导；但姜根的粉末则不可能是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姜的芳香性和驱风的特性及其可能存在的吸收性能表明，姜是能够改善晕动病的胃肠道本身症状的。它可以增强胃部蠕动，并且吸收中和的毒素和酸，所以有效地抑制了胃肠道的反应及随后的呃逆性恶心。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Pharmacy 《澳大利亚药学杂志》，64(754):42, 1983
(英文)〕

吕 莉译 张紫洞校